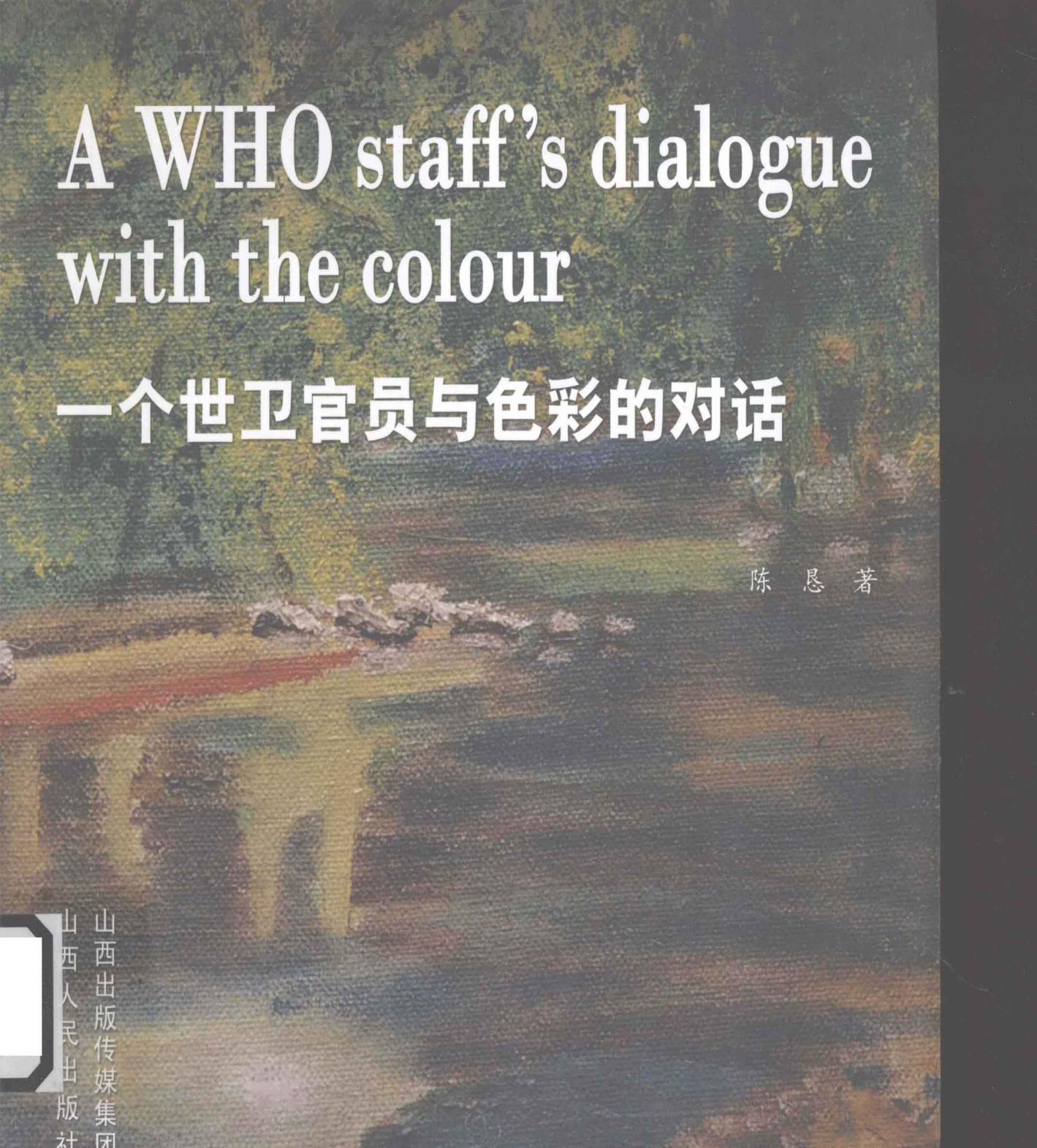




A WHO staff's dialogue with the colour

一个世卫官员与色彩的对话

陈 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WHO staff's dialogue with the colour

一个世卫官员与色彩的对话

陈 愚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世卫官员与色彩的对话 / 陈恳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203-07754-1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3508 号

一个世卫官员与色彩的对话

著 者: 陈恳

责任编辑: 吕绘元 张世旺

装帧设计: 北京华泰联合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和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x1194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8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754-1

定 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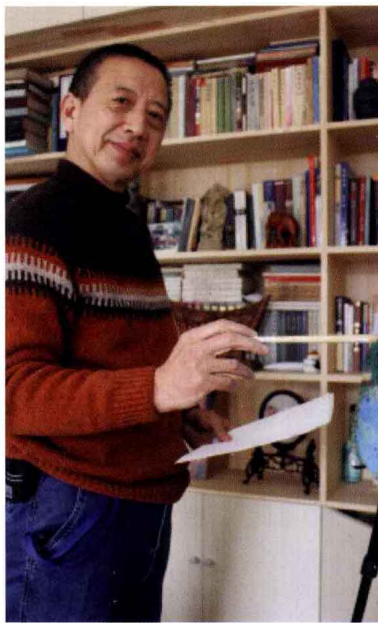
身边画家我“培养”

皇甫夏

陈恳，我的丈夫，我们相识在大学校园。记得当时我们相互有好感时，我最亲近的女朋友们一致反对，理由是：第一，他是一个上海人。第二，他比我大六岁，有点儿太多了。为了把我的爱情“扼杀”在萌芽中，女友们热情地帮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好在男方家长以我娇生惯养，难担起大儿媳妇的责任给回绝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陈恳长得英俊还是因为有才，总之就在这反对声中我们相爱了。他一米七六的个头，在南方人当中，算是身材魁梧的了。他大眼睛双眼皮，在中国人眼中，只要眼睛大，眼皮双就好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一起去给儿子买手风琴时，两个女售货员说他一定是电影演员。

他的才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读大学时就小有展露，他的一篇《肺通气的辩证法》在《安徽日报》头版和《安医学报》上发表，在当时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他又考取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的，据说他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这也不奇怪，他当时为了备战考试，把一本《金匱要略》包括条文下面的小字注解都背得滚瓜烂熟。再以后的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当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又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刻苦学习外语，多次跨出国门到欧洲和美国用英文讲授中医药课程。他抓住了一次次的机会，最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工作人员，成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雇员中，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国外进修或学习过的，纯粹的“中国制造”的国际职员。我真的为我能有这样的丈夫感到自豪，大概不仅仅是“情人眼里出潘安”了吧。

以前的上海人小资情调会比其他区域的人浓一些。陈恳的父母年轻时，闲暇之余喜欢自己在家煮咖啡，喝葡萄酒，唱外国歌曲；用自己的旧衣服改制后，把陈恳打扮得西装革履；吃天鹅阁的西餐，老大





斐济家中一景

昌的搅奶油。对我这个出生在老干部家庭，又在部委大院长大的孩子，我们两家的历史处境不同，生活方式各异，他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结婚后，我的第一杯咖啡就是他亲手调制的。第一次出国回来，他给我和儿子带回了口味各异的奶酪。我们又一起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特别是这几年在国外，每到一个国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画展。美术馆的，画廊的，街边摆摊卖画的都不会落下。有次去法国巴黎，在那里待了六天，去了两次卢浮宫，剩下几天全部交给了其他美术馆。居然没进过一个商店，没买一样东西，只带回了儿本画册。

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当然是技术含量不高的那种），也喜欢鼓励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还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所以当陈恳告我他想要画画时，觉得“天才”不能被埋没，我未加思索买回了油画的颜料、画布。因不懂油画，把调色板买成了水彩画的调色盘。不管怎样，陈恳就这样走上了他自己的艺术之路。艺术本来就是纯粹自己的事。自己在现实中有了感觉，想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让自己高兴，这就有了艺术创作的要求。表现出来了，有共鸣的人看到了，也喜欢，艺术也就有了公众性。我就是那个和他有共鸣的人。他每次作画神情专注，陶醉在画的意境当中，仿佛这一刻，他的一切就在这画板上。但他也不是独自陶醉在作画中，他总喜欢眉飞色舞地给我解说画里的含义和他眼里的色调和光影。在斐济时，海边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有一次，我俩坐在海边观景，天气并不晴朗，我眼里的天是灰的，海也是灰的。可他却说这时的海水也是多彩的。浅海呈青色，深海呈墨绿色，还有那一朵朵白色的浪花，在刚一触摸到岸边或礁石，马上又融入大海的那一刹那间泛出的各种色彩。他能把我眼中单一的颜色看得如此丰富多彩，这使我想起来自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穿戴大部分都是陈恳替我准备。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衣服无论从布料、做工到款式都称得上精巧新颖，那时我的衣服和鞋子经常能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羡慕和赞赏。有位老师给我的评价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出国后每次陈恳出差回来还会给我带一些吃的穿的，虽不是什么名牌，但穿着出席一些正式的外交活动，也毫不逊色。近几年，随着陈恳的画龄增加，给我带回衣服的色彩也在不断地变化。有一年我们一起到美国看儿子，他替我挑了一件衬衫，儿子看到后说了一句：“好花啊！”

我眼中的油画就是那种把厚重的颜料垛在画面上，远远望去很有立体感。可惜因在斐济油画资源短缺，陈恳吝惜他的颜料，很难达到我想象中的效果。但我喜欢风景花草，我觉得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活力，有情感，能与它们交流。在斐济家的花园里，有几十种花草植物在一年之中不同的月份生长开放，陈恳常用它们当“模特”，画了许多幅美丽的花朵。如果绘画者与赏画者能通过画作，达到心灵之间的沟通和共鸣，彼此都会有愉悦的满足。我们也把一些优秀作品挂在斐济的家里，当有客人、朋友来时，不但能品尝美味佳肴，同时能欣赏到美术作品。在斐济时，由艺术爱好者每年在首都苏瓦组织一次画展，从小学生到老者，只要你乐意，都可以把你的作品摆到那里去展览，也可以标价出售。我们也送去几幅作品。苏瓦是个小地方，文化生活贫乏，所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就是艺术的公众性。

天分不重要，功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热爱绘画，对绘画有感情。他平常上班、开会、出差，有时忙得一塌糊涂，工作压力也很大。宋代的黄庭坚说过“人生政自无闲暇，忙里偷闲得几回”，画画也就成了陈恳的乐子。他把自己的周末和节假日献给了他的画板和色彩，一有空闲就涂上几笔。俗话说“时间抓起来就是金子，抓不住就是流水”，陈恳把金子变成了几十幅绘画作品，而且把它们编辑出版，并配以文字与朋友们分享。

现在我们退休了，回国了，为了这个无师自学的画迷，我把我们一居室的小屋重新装修了一下，希望他能坐在阳光明媚的室内，继续在他色彩斑斓的世界里由着心情在画布上涂抹。我也愿意一如既往地陪着他走向艺术的“顶峰”。

目 录

序 言	身边画家我“培养” / 皇甫夏 /1
题 记	我有我的“芥子园” /1
第一章	我是“印象派” /9
第二章	江南水乡 /21
第三章	太平洋风情 /27
第四章	天下美景 /65
第五章	友谊之花 /89
第六章	最美不过夕阳红 /107
后 记	读爸爸的书 / 陈 恺 /117

题记

我有我的“芥子园”

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

——李笠翁



在世卫驻斐济办公室

我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完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1969年1月23日，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日子，这一天，我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离开上海到安徽省固镇县插队。历经五年的乡村生活，于1973年上了安徽医学院。毕业后，任教于安徽中医学院。1979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学业结束后，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90年，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我先是通过了国家卫生部组织的笔试与面试，后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的批准，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的面试，竟然也非常顺利，得到他们的认可，被任命为世卫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临时顾问。从这年起，我开始了自己在世卫二十年的工作历程。

当时，国家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的外事司领导给我的指示是：“站住脚，待下去。”我谨记指示，并以此为标准，为动力，不断要

求自己，在世卫工作的二十年，我可以说是上了四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经过十一个月努力后的1991年，由世卫西太平洋地区提议，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批准，成为联合国正式工作人员，被任命为医学官员（P4级），主管传统医学。

第二个台阶：十年后的2000年，被世卫任命为西太平洋地区医学顾问（P5级），主管传统医学、医疗技术和输血安全、卫生科研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工作更加复杂而艰巨。

第三个台阶：2003年，被世卫任命为驻太平洋岛国首席代表（P6级），负责世卫在十五个太平洋岛国的工作。我经常在各大大小小的岛国之间穿梭，四周被茫茫的海洋所包围。在世卫所有的驻国代表中，我负责的国家最多；若算上海洋，这些国家占有的地球表面积也是最大的；从工作环境来讲，恐怕也是最复杂的。

第四个台阶：2010年9月，经世卫总干事和西太平洋地区主任批准，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太平洋技术支援司首任司长（D1级），并继续担任世卫驻太平洋岛国首席代表。

2010年底，我在世卫工作二十年后，完成在任期间各项任务，退休回国。回想自己小时候，除了幼儿园、小学的图画课和美术课，我从未受过什么特殊的绘画培训，油画教育就更无从谈起，甚至于连欣赏的机会都没有。我也从未有过为班级、生产队出壁报、画小报的经历，从未显示出过对美术的兴趣和特长，美术知识极其有限。虽有幸与陈丹青、董之一两位大画家是上海民立中学同时期不同班或级的校友外，我竟几乎是个画盲。

改革开放以后，我于1987年开始，出国用英语讲授中医针灸。先是到瑞典，后来扩展到芬兰、挪威等国，我曾多次飞赴这些国家讲课，传播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1989年又去美国讲学半年，出国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时间长了，就想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当地朋友们有时会带我去博物馆、美术馆看看，这样就给了我接触西方油画的



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官员在一起



在国外讲学



在卢浮宫观画



与夫人在巴黎

机会。当我一看见那些用色彩艺术地渲染出的光与影的不同变幻时，竟觉得它们好像已经在那里等待了我好久，为的就是这次邂逅。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喜欢上了西方油画。

1990年到世卫工作后，偶有到欧洲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机会，只要有空闲时间，我都会到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画店看画。甚至在出差途中，如果有较长的转机时间，我也会赶进城去看画展，然后再急匆匆地跑回机场，赶下一程的飞机。这样的事，在伦敦、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和布里斯班都有过。虽往往因时间太紧，有时花在路上的时间，比看画的时间还要长；或飞机到的时间尚早，赶到城里，画展还没开门，花了很长时间等待，然而没看几眼，就只得抓紧往回赶，未能尽兴，但我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只要能看几眼名画，用我的眼睛与莫奈、伦勃朗、梵高……交流、对话，就都是值得的。

出去旅游，到巴黎、伦敦、罗马、华盛顿、纽约、费城、东京等地去玩时，除看建筑，逛书店，听音乐，品咖啡，参观教堂外，美术馆是一定要去看。浓烈的文化气息，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全心身仿佛都被浸润其间，甚至于会觉得，只要一伸出手，在空气中即能触摸到。会让人不可抗拒地去尽情感受，尽力吸收。无论是在巴黎卢浮宫拥挤的展厅，从攒动的人头之间瞻仰蒙娜丽莎的全貌；还是在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神圣的殿堂里，仰视米开朗基罗画在穹顶上的《圣经》故事；还是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名作下驻足；还是为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珍贵的二百幅画作流连忘返，甚至在费城街头的画店橱窗里挂着的小画前……我都愿意被感染，被陶醉，因为那真的是一种享受。

看到喜欢的画作，我会为它痴迷，站在那儿看很长时间：时而走近细品，时而后退远视。我虽然缺少基本的美术知识，但站在那些精美的画作前，我感动，我留恋，总是试图去想象，去揣度名家们是在何场景下，如何用色彩一笔一笔地将光与影的瞬间变幻定格成为永恒，



在世卫标志前

并努力用心去体悟他们技巧之外的灵感。除了感叹画作的精美，我希望我能窥探出描摹这些画作的人的灵魂。

2000年的一天，我平静地对夫人皇甫夏说：“我觉得我能画画。”接着就和她说了一大套我通过看画所悟出的对光和色彩的理解，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印象派和他们的理论。夏夏鼓励我试试。第二天，她就欣然去买了颜料。一个“画盲”就这么开始与色彩有了更多的交流。

我夫人是个出色的妇科医生，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毅然离开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脱下了白大褂，随我到马尼拉和斐济赴任，使我能安下心来，在世卫一干就是二十年。她在马尼拉和斐济与当地人和外交界的人广交朋友，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夏夏想问题多从正面的、积极的态度来思考，也愿意尝试。正是她的这种态度，让我拿起了画笔。

虽然喜欢上了画画，却很少有机会能抽出大块的时间，对着实景写生。好在有了数码相机，照相很方便。看到喜欢的景，先拍下来，有时间了再对着照片慢慢画。另外就是模仿别人的画，看到喜欢的画，也拍下来，然后照着画。中国自古就主张大量模仿名家的画来学画，历代大家都曾大量临摹古人的画。在中国，“绘画是一种较不拘谨的书写……画人物、动物、花鸟、树、山水，全都涉及大自然……古代大师作品里有神圣的成分，他们关照大自然的方式，就呈现了大自然的部分真实，规则因此定下来。例如他们影响了某些花卉的描绘，使这种题材的描绘变得几近仪式……某物若‘值得’一画，就必然有一规则，或几个往往相抵触的规则，供人取法然后画下。或有指导手册针对不同心境、场合、艺术目的，条列出不同方法。明朝一位作家曾列出了二十六种画石方法及二十七种画叶方法。中国关于艺术理论和艺术技巧的著作之多，高居世界之冠。”（英/保罗·约翰逊《艺术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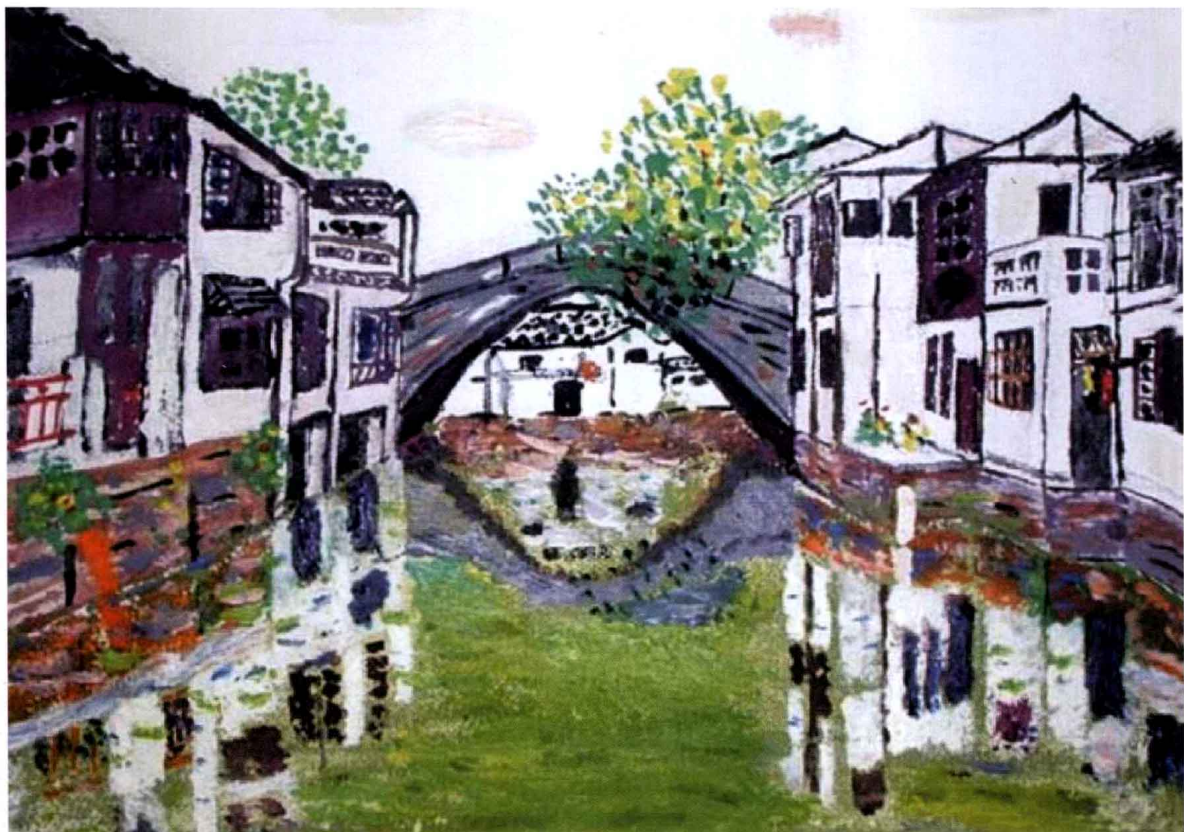
《芥子园画谱》就是用来模仿画中国画的最重要的画谱之一，是供中国画的初学者作参考的。芥子园园主李笠翁在画谱序中说：“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意思是说，只要是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就都有想把自然之美画下来的乐趣，然而并不见得都要以画家自居。

我也有我的“芥子园”，那就是：作为世卫官员的我，工作与游历所到各国美术馆、画廊的珍藏画作，与那些被浓厚地方文化包裹下

的优美风光与民俗风情，一起成了我最好的老师，是他们在为我讲授绘画课程，我就是靠他们来学画油画的。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画家，我的画作也谈不上有真正意义的绘画技巧，但这是一个世卫官员用色彩描绘出的对美好大自然的高亢礼赞，是我用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用整个心灵所感知到的世界，是对艺术生活无比热爱的讴歌，是对绘画本身带给我快乐与情趣的忠实记录。

喇叭花开





小桥流水

这是我的第一幅画。2000 年开始画画时，我对着一张照片，画了这幅《小桥流水》。虽然笔法稚嫩，看上去更像是一幅儿童画，但正是画这幅画的过程和这幅画本身，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生活乐趣，也使我对绘画更加热爱，愿意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绘画知识，增进对绘画艺术的感知。

第一章

我是“印象派”

色调的美丽组合，色彩和形状的有趣排布，阳光和色影的悦人而鲜艳的搭配，不论他在哪里有所发现，都能安下画架尽力把他的印象摹绘到画布上。“高贵的题材”、“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这些古老的魔鬼统统被抛到一边。艺术家在考虑画什么和怎样画时只遵照自己的敏感性，此外对什么都不承担责任。

——贡布里希



江南水乡

1990年刚到世卫工作时，我负责传统医学。1995年以后，世卫让我负责传统医学和卫生科研，后来又增加了医疗技术和输血安全等项目。我一个人管了四个项目，而那些项目原来分别是由三个人负责的。我是学中医的，后来上了研究生，又在大学工作过，对科学研究很有兴趣，而且也有些了解。大学毕业后也干过临床，对医疗技术有过接触，虽然只是很肤浅的。可对输血安全这个项目却完全是个外行。也许就是因为是个外行，在看待输血安全这个敏感的问题时，不仅仅从纯技术角度来看待，也能更多地从政策和公共卫生的角度着眼，以